

Rabbit, Run

兔子 跑吧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李力 李欣 王康 译

兔子
跑吧

Rabbit, Run

John Updike

RABBIT, RUN

本书据FAWCETT CREST NEW YORK·1983·译出

责任编辑：薛相林

封面设计 乔楠

版面设计：刘黎东

〔美〕约翰·厄普代克著 李力 李欣 王康译

兔子，跑吧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219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000

*

ISBN 7-5366-0112-3

I·12

书号：10114·336

定价：2.70元

内 容 简 介

《兔子，跑吧》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代表作。作者以对西方社会和人类性的透视以及高超的艺术技法，塑造了一个既可爱又可憎、外号叫“兔子”的青年哈里·安格斯特罗姆的形象。

中学时的篮球明星生涯，使二十六岁时的哈里觉得世上万物都平庸不堪，他自己的一切乃至整个社会都只属于“第二流”，他感到孤独、窒息，于是屡次抛妻别子，离家出走，跟妓女同居，以求满足和解脱。他的行为没有得到理解，反而招致了更多的灾难和失望。他感到四处是罗网与陷阱，最后挣断一切羁绊，一跑了之。

本书融传统叙述方法和现代表现方法于一炉，将生与死、爱与恨、欲望与柔情、诗意与俗务交织编排，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代美国社会和精神生活实况。

小说中出现的一些与主题和结构密不可分的人性描写，由于作者赋之于严肃而深刻的寓意，与专事色情渲染以抬高商业价值者当有艺术上的本质区别。

一群男孩在围着一根电线杆打篮球。电线杆上装了一块篮板。跑啊，叫啊。“克兹”牌篮球鞋在小巷内松散的石子路上刮擦得吱吱直响，好像把孩子们的叫声高高地弹入了电话线上方，那三月潮湿的蓝天。“兔子”安格斯特罗姆身着西装步入小巷。他已二十六岁，身高六呎三吋，*也止步观起战来。他这样高，哪像一只兔子？但瞧他白皙的面孔宽宽的，蓝色的瞳仁又掺杂着灰白色，尤其是叼上烟卷后，他那短小的鼻子下的肌肉就神经质地哆嗦起来，这些特征多少能表明他的绰号为什么叫“兔子”。这还是当他也是个小男孩时获得的。他呆在那里，心想，小家伙们在一个劲地生出来，真把你挤得够呛。

他就这样站在那里，弄得眼前这些真正的男孩子们困惑起来，不时偷偷地觑视他。他们打篮

* 约合公制1.90米。

球，只是为自己好玩，不是打给哪位身穿双排纽扣的可可色西装，成天在城里逛来逛去的成年人看的。一个成年人，竟然会走进这条小巷，真是滑稽。他的车呢？那支烟卷更使人感到凶险。难道他就是那种人，待会儿就要给他们烟抽，给钱，然后让他们跟他到制冰厂后面的空地上去？他们听说过这类事，但并不怎么害怕。他们有六个呢，而他只是一个。

球在篮圈上弹了一下，越过那六个孩子的头顶，刚好落在“兔子”的脚下。球反弹起来的一瞬间就让他抓住了，其动作之敏捷令他们吃惊。他们一声不吭地看着。他眯缝起眼睛，透过蓝蓝的烟雾瞄着；衬着春日午后的蓝天，那刹那间阴暗下来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就像一尊大烟囱。他稳稳地站好，有点紧张地在胸前摆弄着球，一只白皙的手五指分开，贴在球上沿，另一只手托着球；又小心翼翼地晃晃球，调整好位置。他指甲上甲晕很显眼。只见他双膝微屈，球似乎从衣服右侧的翻领旁升起，然后飞离肩头。乍一看，这球好像不会投中，因为虽然他按一定角度出手，但球并没有向篮板射去。本来就不是朝那儿瞄的。它落进了篮圈，把篮网抽打得像女人尖叫一样喇喇作响。“嘿！”他得意地哼叫了一声。

“运气还可以，”一个男孩说。

“是技术，”他答道，接着问道：“喂，我也来玩，不反对吧？”

没人理他。男孩们只是茫然不知所措地交换着眼色。“兔子”脱下外套，仔细叠好后放在一只垃圾箱的干净盖子上。那群穿粗布工装的小家伙又在他身边混战开了。他走进混战中心去抢球，轻轻一下，就从两个瘦弱肮脏的孩子手上把球打掉，握在自己手上。他摸着那绷紧的皮革，觉得浑身紧绷绷、双臂轻飘飘的。这种紧绷绷轻飘飘的感觉使他仿佛回到往昔的年月。他轻松地扬起两臂，篮球从他头顶朝篮筐飘然而去。这准又是一个漂亮的好球，他想；但球连篮圈都没有碰到就颓然落下了。他眨眨眼，还以为球连篮网都没沾一下就径直穿过篮圈了呢。“我在哪一边？”他问。

大伙儿保持着沉默，只是推来搡去。最后，两个男孩分到跟他一边。他们对另外四人。尽管“兔子”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身高优势，不进入离篮圈十呎以内的区域去，但这仍然不公平。没人愿意记分。这种不友善的沉默使他沮丧。小家伙们互相用小名称呼，对他却一声不吭。球继续打着，他渐渐发现，他腿边的小家伙们来劲了：想把他绊倒。而他们仍旧缄口不语。这种尊重他可不需要，他想告诉他们，长大成人没什么了不起，您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十分钟后，一个男孩转到

对手一方去了，这样，就只剩下“兔子”安格斯特罗姆和另一个男孩对其余的五个。这个男孩是那六个中打得最棒的，他个头虽然不高，但瘦长的四肢已使他在羞怯中常显出几分自如。他戴一顶饰有绿色绒球的编织帽，几乎遮住耳朵和眉毛，显得傻乎乎的。他是个天生的好手。他根本不用迈步，就能向两旁移动，像在优雅地滑行，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还有移动前停在那儿的准备动作。要是福星高照，他到中学时就能成为一个顶呱呱的运动员；“兔子”可看得出来。你一级级地往上爬，最后登临顶峰，那时人人都为你喝彩；你眉毛上挂着汗，两眼模糊，四周一片喧腾，要把你捧上天。然后，你退场了。开始还没被人忘记，只是退场而已，这令人感到舒服，爽气，自由自在。你退场时，近乎消融了，但同时又一直在朝上升，最终，在这班男孩看来，你现在就像是城里由成年人构成的天空中的一部份，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地笼罩在他们头上，看着他们打球。他们不存在忘记不忘记的事，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这比忘记还要令人难堪。在学生时代，“兔子”可是闻名全县：中学毕业的前一年，他创造了乙级联赛的投篮纪录，毕业那年又刷新了纪录。这个纪录直到四年以后，也即离现在四年以前，才被打破。

他单手投，双手投，手不过肩向上抛投，忽而定点投，忽而转身投，忽而跳投，忽而作好预备姿势再投，用各种动作各种方式把球不断地投进篮筐。球抛出去平平稳稳，轻轻飕飕。手还是那么灵巧自如，他打得得心应手。他觉得从长期的忧郁中解脱出来了。但身子还是沉甸甸的，呼吸很短促。他居然喘起粗气来，这叫他很恼火。对方那五个小鬼头哼哼唧唧的，动作怠倦了。无意中他又撞倒一个，这个男孩弄了一脸灰，爬起来走了。“兔子”趁此机会退场。“行了”，他说，“老家伙要滚了。你们玩个痛快吧。”

对跟他一边的那个男孩，那团绒球，他加了一句：“再见，棒小子。”他很感激这个男孩，别人都绷着脸不吭声不出气，这男孩还能一直不带偏见，欣赏他的球艺。在天生好手之间，一眼就会相互了解。这全凭直觉。

“兔子”拾起叠起的外衣，像拿着一封信一样跑了起来。穿过小巷。通过废弃的制冰厂，那里倒塌的装卸台上，木制绞车正慢慢腐烂。随处可见垃圾箱、车库门和用方格铁丝网做成的围篱，与萎死的花茎交错杂陈。三月了。爱使空气显得轻柔。万物复甦，“兔子”透过抽烟后口中的怪味，感到空气中充满了生机。他从鼓鼓囊囊的衬衣口袋里掏出香烟盒，顺手塞进某家敞开的垃圾箱里。

他咬着上嘴唇，悠然自得。他那双硕大的翻毛鞋飞快地掠过碎石乱滚的路面，在巷内发出啾、啾、啾的响声。

跑呵。在巷内这一排房屋的尽头，他拐进一条街——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第五大城布鲁厄市郊区加基镇上的威尔布尔街。向上跑呵。穿过一排高大的住房。就像越过一座座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小巧的堡垒，门口嵌着斜切的彩色玻璃，窗台上摆着一盆盆花草，再向前跑呵，跑过半个街区，这里全是三十年代时修建起来的房屋。这些木结构住房，像一串连续不断的台阶，直向加基山延伸。这些一幢两家的房子，每幢都高出前面一幢六呎左右，高出部份开有两扇暗黯的窗子，像野兽的眼睛一样，隔得开开的。墙面壁板色泽斑驳，有的如人体擦伤后的青紫色，有的如牲畜粪便的褐黄色。房屋正面装有满是节疤的护墙板，以前曾是白色的。这里有十来幢三层楼的住房，都有两道门。那第七道门就是他的家。通向门口的木台阶早已破损，台阶下是堆垃圾的地方，一个被遗弃的玩具在那里发霉腐烂。一个塑料小丑，整个冬天他都看到它躺在那里，而他总以为某个小家伙会来找它。

“兔子”气喘吁吁，在没有阳光的门厅停下来。头上一盏满是灰尘的灯，白天也亮着。棕色的

暖气片上方挂着三个空荡荡的铁皮信箱。门厅对面，他楼下邻居家的门关着，恰如一张受伤的脸庞。又来了那气味，总是那么个味道，可他永远也辨别不出是什么味儿，有时像在煮白菜，有时像炉子里发出的铁锈味，有时又像是什么软软的东西在墙壁里霉烂了。他走上楼，回自己的家。在顶楼。

门锁上了。他把小钥匙伸进锁孔时，手因为刚才用力过猛抖动起来，锁咔嚓直响。房门打开了，他的妻子却坐在圈椅里，端一杯威士忌酒在看电视，电视机音量开得很小。

“你在这儿，”他说，“干吗把门锁上？”

她不正眼望他，呆呆的黑眼睛由于看电视看得太久而发红，“它自己锁上的。”

“自己锁上的，”他重复道，但仍然俯身去吻她那光滑的前额。她是个小个头女人，近似橄榄色的皮肤看起来紧绷绷的，就好像体内有什么东西在膨胀，把她娇小的身体绷紧了。他觉得，大概就从昨天开始，她再也不漂亮了。嘴角又添了两道皱纹，显得很贪婪。她的头发也稀少了，于是他就老是要去想她头发下面的头盖骨。这些年岁增长迹象，细微模糊，悄然而至，让人觉得很有可能明天它们又都会消失，她又会变成他的小姑娘。他想接着把玩笑开下去。“你怕啥？谁会从那

门进来？该不是那个浪荡公子名演员埃洛尔·弗林？”

她没有吱声。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外衣，走到衣橱边，取出一个衣架。衣橱在起居室里，电视机放在衣橱面前，因此衣橱的门只能开一半。门的一边安有一个插座，电线就从那个地方接出来。他留神着不踢动电线。简妮丝，怀了孕或喝醉了酒就笨拙得要命。一次，她的脚被电线缠住，几乎把电视机摔到地上轰的一声炸掉，这可是一百四十九美元买来的呀。这种时候，简妮丝总是惊慌失措。那次，幸好他趁简妮丝还没有开始挣扎脱身，电视机还在金属支座里摇晃时就一把抓住了它。她怎么会是那个样子？怕什么？他是个喜欢整洁的人。他灵巧地把衣架的两头插进外衣的腋窝里，然后大手一伸，把它挂在油漆过的管子上其它衣服的旁边。他拿不准该不该把示范员的徽章从外衣翻领上取下来，最后还是决定，明天仍然穿这套衣服。他只有两套，不算那套蓝色的，那套在这个季节穿着会觉得太热了点。他推拢衣橱门，门咔嚓一声关上，然后又弹开一两吋。锁上门，想想真令人着恼。他累得要命，开锁时手直发抖，她却坐在那里，听着这咔嚓嚓的开锁声。

他转过身来，问道：“你人回来了，车呢？门口没有。”

“在我妈家门口。你挡住我了。”

“在你妈家门口？见鬼。那倒真他娘是个好地方。”

“你这又是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他从她看电视的视线上移开，站到一旁去。

她正在看一群扮作“米老鼠骑士”的孩子演一个音乐节目，里面一个叫达尔琳的是巴黎卖花女，卡比是个警察，那个吱吱吱吱尖声发笑的高个子是个浪漫的艺术家的，他和达尔琳、卡比，还有凯伦（她穿得像个法国老妇，要由警察卡比搀扶着穿过马路）在跳舞。接下来是商业广告，从包装盒里钻出七块“小脚丫”牌圆面包，然后这七块圆面包又变成“小脚丫牌圆面包”这七个字。它们也又唱又跳，直到又爬回包装盒。包装盒像回音室一样回响着它们的歌声。狗娘养的，还真不赖。这广告节目，他看过五十次了，这次他觉得恶心。他的心通通直跳，喉咙堵得慌。

简妮丝问：“哈里，有烟没有？我的抽完了。”

“什么？回来的路上我已把那盒扔进垃圾箱里去了。我要戒了。”他真纳闷，眼看他想呕吐了，竟然有人还想抽烟。

这时简妮丝才转眼望着他。“你把它扔进垃圾箱里去了！老天爷。你不喝酒，现在又不抽烟了，

你想干什么？当圣人？”

“嘘……”

那个大个子“米老鼠骑士”出现了，他叫杰米，是个成年人，戴一副环形黑耳朵。“兔子”专注地盯着他，他尊敬他。他希望能从他那儿学点什么，以利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在布鲁厄周围几家出售小商品的杂货店里示范操作厨房用具。他干了四个星期了。“格言呀格言，真是妙不可言，”杰米拨弄着米老鼠吉他唱起来。“替我们出主意，教我们当好——米老鼠——骑士。”

杰米止住笑，放下吉他，面对荧光屏说：“认识你自己吧，一位智慧的希腊老人曾经说过，认识你自己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孩子们？意思是说，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去当隔壁的萨里，或约翰尼，或弗莱德，你就是你。上帝不会让一棵树成为瀑布，也不想使一朵花变成石头，上帝赋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才能。”简妮丝和“兔子”反常地安静了下来。他俩都是基督徒。上帝的名字使他们想到自己的罪孽。“上帝要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科学家，一些人成为艺术家，一些人当消防队员，医生，杂耍演员。上帝赋予我们不同的才能去干这些事情，但我们得尽力去发展这些才能。我们得尽力呵，孩子们。所以，认识你自己吧。学会认识你自己的才能，然后学会发

展它们，这样才能得到幸福。”他捏拢自己的嘴唇，眨巴着眼睛。

那倒真不错。“兔子”试了试，捏拢嘴后眨眨眼，就这样把观众吸引到你面前，而你背后是某个对手，画米老鼠的瓦尔特·狄斯奈，或是魔力去皮器公司。你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可是，见他的鬼，还得做出可爱的样子。骗人勾当人人有份。不骗人，地球也转不动。这就是我们经济的基础。或者称“维他命经济”，这是“魔力去皮法节省维他命”的另一种说法，成了现代家庭主妇的口头禅。

六点钟的新闻节目刚要开始，简妮丝就起身关掉电视。电视机屏幕上出现的小亮点慢慢消失着。

“兔子”问：“小家伙在哪儿？”

“在你母亲家。”

“在我的母亲家？汽车在你的母亲家，孩子在我的母亲家。老天爷，你可真会捣乱。”

她站起身来。怀孕后她笨拙得要命，他一看她这副样子就浑身是气。她穿一件孕妇裙，裙在腹部裁成半圆形。罩衣卷边下露出一角月牙形的白衬衣，特别显眼。“我那时累了。”

“怪不得。”他说，“这玩意儿你喝了多少？”他指指盛威士忌的玻璃杯，上面有糖渍，那是她的

嘴唇接触后留下的。

她想解释。“我要跟我妈上街，到她那儿去的路上，我把纳尔逊留在你妈家里了。我们坐我妈的车进城，后来到处走了走，看了看橱窗里的春装。她在克洛尔商店买了一条挺像样的自由牌披巾，降价的。紫色的伯斯力料子。”她顿了顿，窄小的舌头在两排失去光泽的牙齿间动来动去。

他感到害怕。简妮丝糊涂起来简直叫人害怕。她皱着眉头，眼窝里的眼睛变小了，一张小嘴一言不发地张开。她的头发从光滑的前额开始向后逐渐变得稀疏，这常使他觉得她太脆弱，你得小心轻放；他觉得，她的皱纹会越来越深，头发越来越少，这是无法改变的。他结婚比较晚，都二十四岁了。她那时刚从中学毕业两年，几乎还没成年，小小的乳房还不显眼。她一躺下，软绵绵的乳房就会变成两个平平的小点。他们在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后七个月，纳尔逊就出世了。出生时出现难产。“兔子”彼时的恐惧混入此时的害怕里，他的心软了。“你买了啥？”

“一件游泳衣。”

“游泳衣！噫！不是才三月份吗？”

她闭上眼睛，呆了一会儿。看得出来，她的酒劲上来了，他觉得很讨厌。“买了，我就觉得我能穿它的日子更近了。”

“你这是哪股疯发了？别的女人都喜欢怀上孕。见鬼，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说呀。你他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她睁开泪水盈眶的褐色眼睛。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涨得绯红的双颊上。她瞪着他，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混蛋。”

“兔子”走到妻子跟前，伸开双臂抱住她。刹时，他又感受到一个活脱脱的她，她那带着泪水的热乎乎的呼吸，充血的白眼珠。出于习惯，他双膝微屈，满怀柔情地想把她抱得紧些，但她那硕大的肚子挡住了他。他站直身子，低头看着她，说：“好吧。就算你买了游泳衣。”

在他的胸脯和两臂的保护里，她用一种他没想到她仍然保持着的急切语气突然说：“别离开我，哈里。我爱你。”

“我爱你。你买了件游泳衣，说下去吧。”

“红色的”，她一面说，一面悲伤地靠着他摇晃。只要她有点醉，身子就显得孱弱，像散了架，这时把她抱在怀里，一点也不舒服。“带子在脖子后面打结，下沿有带褶的边，下水时可以取下来。后来，我的静脉血管肿胀得不行，母亲就带我到克洛尔的底层去喝巧克力苏打水。他们把整个午餐部重新装修过了，柜台也搬走了。可我的腿还是疼，母亲就送我回来，说你可以去取车，